



談衆生生死知多少

依佛法的因果律來說，有生必有死。爲什麼有生必有死呢？因爲衆生在生之時所造的業力，即成生死因緣。這生死因緣無不受生、住、異、滅的四重循的影響，因此才有生死不已。沒有一個衆生知道自己從過去到現在，已經有過多少次生死；當然更不知道由此生到未來，還有多少次生死。

佛陀告訴弟子們說：

「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無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衆生，皆爲無明之所覆蓋，愛結所使，纏縛其頸，生死長途，流轉無窮。」

佛陀爲了使衆生更深入地明白了自己的生死長遠，特別以幾個現實的譬喻來說明：

一、衆生所流之血，多於恒河水：

佛陀問一位比丘：

「你處無量劫生死之中，所流的血多呢？還是恒河的水較

多？」

比丘答說：

「我過去生死之中身上流出的血，不但多於恒河之水，甚至多於四大海水。」

佛陀說：

「很對，你無盡劫以來，曾受各種衆生身，如象身之時，曾被他人割截鼻子、耳朵、四足；有時被鐵鈎鈎頭，被利刀斬頸，所流出的血，就已經無量之多。又受牛、馬、驛、驢、駱駝、猪、狗、雞等之身時，因被殺所流的血，不計其量。所以，將長遠劫以來生死中所流的血集中在一起，比恒河及四大海水還多。」

二、多劫生死所流的淚，多於恒河水：

佛陀問一比丘：

「你長遠生死以來，由於憂悲而哭泣所流的眼淚多呢？還是

恒河之水多？」

比丘答說：

「世尊！生死長遠以來，我所流的眼淚，超過恒河及四大海水。」

佛陀說：

「對的！過去世父母棄背時要哭泣，叔伯去世時要哭泣，兄弟姊妹去世時要哭泣，妻子去世時要哭泣，兒女去世時要哭泣，宗親去世時要哭泣；所蓄錢財被搶、被偷、遺落時要哭泣，憂悲惱苦時要哭泣。」

受象、馬、牛、羊、豬、犬等身，被鞭打、受傷時要哭泣，被割雙足時要哭泣，被殺時要哭泣，其他種種傷害時要哭泣。

生生世世，因這麼多的因緣而哭泣所流的淚水，一一集中起來，比恒河及四大海水還多。」

三、飲吸母乳，多於恒河水：

佛陀問比丘：

「你過去世，生爲人身畜生身時，所飲吸的母乳多呢？還是恆河之水多？」

比丘答說：

「我過去長遠劫以來，所飲吸的母乳，多於恒河及四大海水。」

佛陀說：

「對！受人身時，必須飲吸母乳才能成長；受象、馬、駝、驢、牛、羊、豬、狗、虎、豹、鹿等身時，也必須飲吸母乳，若將所飲之母乳一一集中起來，多於恒河及四大海水。」

四、過去父母，無數以計：

佛陀告訴弟子們：

「一切衆生，受生之時，必有父母，假設有人將地球上所有的雜草，斬成四寸長一段以爲計數的籌碼，用這籌碼來計算過去無量劫來受生的父母，也計算不盡。」

又假若有人將這地球上所有的泥土，搓成爲黃豆般大小泥丸，用來計算自己過去無量劫來受生的父母，也不能盡其邊際。」

五、屍骨堆集，高過毘富羅山：

佛陀告訴弟子們：

「在這長遠劫以來，衆生生死死死，死死生生，每死一次，即留下一堆白骨，若有人將自己長遠劫來每次死亡時所遺留的白骨集中在一起，那末，其高度將超過毘富羅山。」

佛陀用上面的五種譬喻，來說明衆生在長遠無量劫來所受的生死痛苦，而這生死痛苦，還要延續至以後的無量長遠劫的未來。衆生若不覺悟，就將永遠輪迴生死痛苦之中。

有一位比丘請問佛陀：

「衆生生死長遠，歷無量劫，那末，一切究竟有多長呢？」

佛陀又以譬喻來說明一切的時間之長，佛陀說：

「若以鐵板作圍牆，圍成一個方城，這方城的縱、橫、高各一由旬，將芥子倒滿這方城。若有一個人每一百年從方城中取出一粒芥子，即使將方城內所有的芥子取完，而劫的邊際仍不可知。」

「由旬」是印度古代計算里程的一個名詞，一「由旬」等於四十里。這就是說，用鐵板圍成的方城，（下轉第42頁）

「他說他願意供養你，」另一位居士也打電話來勸：「某居士說，他願意拿出五十塊美金來供養你，你就見一見他吧！」

「你勸他錢拿去捐給慈善機構救救苦難吧。」我說：「我不受他的供養，也不見他！」

羅伯伯又再打電話來說：「某居士說他暫時回美國去候信，假如你肯接見他，他可以隨時飛回來拜訪你。」

「你告訴你，不必了！」我說：「我忙得很。」

我很少違拗過羅伯伯，他老人家最慈悲，一點兒也不存私心，有什麼東西都拿去布施給人家的，連難得的舍利子，他也慷慨地送給佛寺與佛徒私人供奉，我非常尊敬這位長輩的。多少人見不到我，都去找羅伯伯先客，我也無不遵他的吩咐接見的，這一次我可頂了回去。羅伯伯不知我為什麼這樣子執拗，可是他知我必有緣故，他也就不再勉強我了。

我不是故意擺架子，我是一介寒士，非富非貴，有何架子可擺呢？本來佛法慈悲，學佛人應發菩提心，不應如此態度，到底我也還是修未到家的凡夫俗子，發不了菩提心哪！

我就是這樣固執的，我若要理別人的私生活閒事，我還算是個修行人嗎？他後來又再來信，我照樣不回覆。

某居士在基本上仍是一個善良而孝親的好人，也是一位大護法，我對他並無惡感，但是他對我所提的問題，我仍認為是他的白璧之玷瑕。我既未能勸化他，我自問無德無能，只好不見他，同時，我也感覺到我以一個尚恐清淨不夠的修行人，是不應與任何人談及非戒的私生活問題的。倘若有人把我當作江湖術士，要與我談不道德不雅的事，除非是他拿出一百萬美元金先捐給國際紅十字會去救活非洲的饑饉災民或是給佛教或天主教主的慈善醫院去救活貧苦病人，重新以「戒」為師！

（上接第35頁「談眾生生死知多少」）

是一個四十里長、寬、高的正方形立體，而芥子的體積非常小，比芝麻的二分之一還小，在四十里正方形立體中裝滿芥子，那末芥子數量之多，真是無量無數，而一百年只能取出一粒，要將方城內所有的芥子取盡，其時間之長可說是無量無數，可是，即使取盡了方城內的芥子，而劫的盡頭仍無邊際，可見一劫的時間有無限的長。

佛陀再舉譬喻說：

「如有一塊大石頭，它的體積是縱、廣、高各滿一由旬，假使有一個人拿一塊氈布，一百年拂拭一下大石，拂拭一下大石就會被磨擦去一點點極微粒子，若將那大石磨擦至盡，而劫猶未盡其邊際。」

石頭是堅硬的東西，氈布是柔軟的東西，以柔軟的氈布去拂拭堅硬的石頭，石頭每次的損耗幾等於零，每百年才拂拭一下，要將這麼大的石頭磨得不見，其時間之長，無以計算，可見一劫時間之長，更不可想像了。

象生在這麼長的無量劫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這地球上的每一處，都可能是每一象生投生過的地方；這世間所有的人及象、馬、駝、驢、牛、羊、豬、狗、雞、鴨等等畜生。無不與每一個人有父母、兄弟、姊妹、夫妻、子女、親眷等等的血緣關係。現在世間的人，為了自己的貪欲或瞋恚，乃殺害所有的畜生而食其肉。一旦自己淪入畜生道時，自然也要被殺、被食。這種互相殘殺、噉食的因果循環，一直在演變着，而象生却被無明覆蓋，一無所知，一無所覺。

生於人身的象生，如果錯失了此生的人身，必再輪墮，如墮入畜生道中，將是生死長遠，受苦無量。所以，佛陀告訴弟子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平時要知止、知足，對於五蘊要生厭離想，離於愛欲，方能求得解脫，生死不再相續，長遠入住無餘涅槃。